

世界知識叢書之九

動盪中的歐洲

路易·斐雪著

賓符譯

生活書店發行

九之書叢識知界世

洲歐的中盪動

著 雪 斐 • 易 路
譯 符 賓

行 發 店 書 活 生 海 上

月 四 年 六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世界知識叢書之九

動盪中的歐洲

每冊實價國幣叁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Louis Fischer

譯者

賓符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第三八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
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
再版

序

目前世界有兩個動盪得最厲害的中心：一個是遠東，一個是歐洲。五年以來，我們看着日帝國主義的炸彈，投擲到滿洲的火藥箱，造成太平洋岸最猛烈的激盪。同時，遠望歐洲，在第一次大戰的廢圮上，我們却也見到了侵略主義者所投擲的炸彈，揚起了無限的殺氣，造成了和東方同樣激烈的震盪。原來，自從一九三三年以來，在德國，由於希特勒的攫得政權，對內造成了法西斯勢力最嚴酷的獨裁，對外則完全恢復了帝德時代的軍國主義的野心。於是，凡爾賽和約被撕毀了，在德國的四隣，一般大小國家都感到了國社黨侵略勢力的無上威脅。這期間，在南歐地中海岸，同樣抱着法西斯侵略野心的意帝國主義，趁着德國在中歐放起野火的時候，也發動了對於阿比西尼亞的侵略。從一九三五年十月到一九三

六年六月，東非的炮火連天，驚動了地中海的四岸，又使歐洲許多爲和平而努力的政治家，焦灼得寢食不安。這以後，意德這兩個法西斯國家的巨頭，爲了增強和擴大它們侵略的勢力，居然犧牲了存在它們中間的奧國，造成了半同盟式的妥協；在西班牙法西斯叛軍的起事中，它們居然手攜着手，站在叛軍司令佛蘭科的背後，把人民政權逐漸抬頭的伊伯蘭半島，作爲它們用武裝傳佈法西斯勢力的試驗場。現在西班牙法西斯叛軍與人民陣線政府軍的拚死決鬥，使我們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的激盪，正和我們遠東一樣地嚴重了。

而歐洲的大戰的危機，和我們東方也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的。我們相信，無論歐洲或遠東，只要任何一方面觸着了第二次大戰的主要導火線，空前的殘酷鬥爭，都會像野火一樣蔓延開來。這從不久以前日德軍事同盟的締結和日意協定的成立，可以得到具體的證明。這樣，我們自己雖然是在極度激盪的環境之中，却決不能把歐洲方面嚴重局勢的發展，看作全不相干。相反的，我們要密切注意動

盪中的歐洲，像注意我們動盪中的遠東一樣。

從這一點結論上，我們想到現在中國應多有幾本介紹歐洲最近情勢的書籍，給一般讀者作為隨時的參攷。過去我們曾有一些關於歐洲問題的書籍，如戰後十年間的歐洲，如英國 Cole 夫婦合著的『The Intelligent Men's Review of Europe Today』的譯本等；但那些不是偏於歷史材料的敘述，便只有一般政治經濟概況的介紹，要用來作為迅速變化的歐洲現勢的參攷，總覺得不夠切合。由於這一種缺點，我覺得賓符先生所編譯的這冊動盪中的歐洲，對於密切注意歐局發展的我國人，是很有用的。這冊書中所收的許多文字，是美國 Nation 週刊記者『Louis Fischer』在一九三六年旅行歐洲各國時所寫的通訊。通訊是最能把捉住發展中的時事材料的，而 Fischer 氏以他對於歐洲情勢的深刻了解，以他的爽練而活潑的文筆，更能把歐洲許多重要國家局勢發展的表面和裏面，甚至側面的許多細微的但是有趣味而又有意義的事情，都報告於讀者之前。這樣一種新穎的關於歐洲的

材料，一定是我國許多人所喜讀的吧！

關於 Fischer 氏這位記者，這裏還可以附帶介紹幾句。他於一九二〇年由美國去蘇聯，擔任 Nation 週刊的特派記者。他和 New York Times 報的 Walter Durranty 和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報的 William Chamberlain、是美國駐在蘇聯最久而最有名的記者。每逢歐洲發生什麼大事，他就離開莫斯科到那地方去，用海電拍發最生動的報告。最近西班牙戰爭爆發，他就不顧危險，趕往瑪德里，甚至親往前線視察，按期發通訊給 Nation。我們閱讀這本書中許多文字的時候，還應當記着這位作者努力於時事報道的熱誠的情形。

金仲華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六日寫於上海

目次

英國採取了攻勢·····	一
法蘭西的悲劇·····	二
戰時意大利的一瞥·····	三
墨索里尼爲什麼要戰爭·····	四
德國的備戰·····	五
德國見聞·····	六
德國的經濟危機·····	七
危機四伏的奧地利·····	八
站在戰爭與貧窮之間的波蘭·····	九

動盪中的西班牙·····	二五
戰爭威脅下的蘇聯·····	三
第十九年的蘇聯·····	二六

英國採取了攻勢

英國又成了世界的中心了。她從經濟恐慌中的回復是突過任何巨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但是國內却仍有着二百萬的失業者和大量停滯着的工業。大不列顛繁榮的頂點，終於是過去了。她正想賴她已往的光榮和遺產生存着。這根本的貧乏鼓勵了其他列強對那全世界一向認為不可侵犯的不列顛的地位施行進攻；但是經濟回復的自信，和因「逗弄着獅子尾巴」的人太多而引起的感情却又使英國企圖重振她的威力。

繁榮時的不列顛曾幫助意大利在紅海一帶建立殖民地。今日的不列顛却反對意國侵入這同一的地帶了。這一點，在意阿事件上正反映着一個劃時代的轉變。英國爲甚麼這樣的老實？當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佔奪滿洲的時候，倫敦竟給

國聯絆住了不動。艾登最近在下院辯解說，這是由於「二大鄰國（美國和蘇聯）不是國聯會員國」的緣故，然而不對，因為美國在倫敦和日內瓦曾竭力要求制裁侵略者，而蘇聯在這一點上也頗樂於合作的。英國縱容日本在中國的侵略——不去阻止它——因為有幾處不列顛地方對日本抱同情，因為日本的前進政策是反蘇聯的，又因為唐甯街想不到滿洲之後還有華北，甚至還有上海，一個侵略的強國一旦達到某種運動量，就必然地踏上了戰爭之路，以後的事實使英國認識了這一點，她這纔決定趁事情還沒擴大之前去阻止意國了。讓世界知道獅子已變成了小貓是危險的啊！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正當意阿戰爭之時，包爾溫首相曾經說：「民主制度的弱點之一，就是非到了最後的關頭，它可決不敢去面對真實的。」這正是一九三五年不列顛民主政治一個絕妙的註釋。意大利已把英國逼到最後關頭了。如果英國還是一個權威的帝國，她必須有以證明。否則，她的衰落便將成為確定的事實了。

鮑爾溫先生的民主政治所不敢面對的真實就是意國向不列顛帝國的挑戰。法西斯主義已把意大利變做了一支巨大的軍事力量。墨索里尼特別注意於空中的軍備。奧加斯大和離馬爾太九十五哩的西西里飛機庫裏的轟炸機，可以很容易的使島上的砲臺失效而把英國關出東地中海。還有，意國在里比亞的成兵是增加了，意人正對埃及及表示着一種可疑的注意，而埃及地位本已給風湧的國民黨（Wafd）反英運動弄得很糟，倫敦這纔開始正視墨索里尼在東非集中三十萬大軍的嚴重威脅了。不列顛帝國的中心就是尼羅河，英國對於這個區域內發生的任何事情，是非常敏感的。一八九八年英國和法國就是爲了蘇丹的法沙達事件幾乎開了戰。一個意大利控制下的阿比西尼亞，可以割開開普敦到開羅的連繫，可以截斷到印度的交通綫。斯墨資將軍曾大聲疾呼說：不列顛的有色臣民有反叛的可能，這個警告更使唐甯街添了不少內心的煩悶。不列顛帝國是一個有色的帝國，三千七百萬的英屬非洲人正目光犀利地注視着阿比西尼亞呢。如果墨索里尼毀滅了這個非洲

最後的獨立國，英國便要受任意縱容的責備。如果「萬王之王」（阿比西尼亞王）打敗了或逐出了意軍，白人的威信就歸於掃地，兩者都不是辦法，因此最好的辦法是買通墨索里尼。

總之，不列顛政府是猶豫不決了。意國征阿的最後計畫，還是在一九三四年秋天擬定的。當一九三五年的初頭，美國駐地中海各海港的領事會報告有大軍開赴以里特里亞，這些不列顛自然是多少知道的。墨索里尼公開的說他會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把他征阿的意思告訴英內閣，他與賴伐爾對征阿妥協的協定是一月初旬締結的，消息靈通的唐寧街當然不能不顧這事實。顯然的，不列顛確會有所表示過，因為我知道去年三月十七日意政府用了書面向英政府擔保，說阿比西尼亞問題決不致用武力去解決。然而墨索里尼畢竟採取武力解決的辦法了。

一九三五年歐洲歷史上的重要日子是三月十六日，在這天，希特勒撕破了凡爾賽和約而宣佈重整軍備。全歐震驚了。四月十一日，法國英國和意國大家集議

於斯特萊柴的小鎮。墨索里尼親自出席，還有賴伐爾、麥唐納和西門。意大利趁機在斯特萊柴告訴英國阿比西尼亞問題的專家，說黑衣首相又決定要用兵於阿比西尼亞了。他完全看到了英國正注意於德國的新威脅。他的手段是聰明的，果然專家把這消息報告了西門，西門和麥唐納却誰也沒有對意國代表提起這題目。在前次國會解散前的衆院辯論中，路易喬治曾反問艾登這一點。艾登解釋說：「三大強國還只約定集體的維持國聯範疇內的和平，三強之一却又到別處大陸去自由行動破壞國聯了，這簡直是難以想像的。」多麼幼稚啊！墨索里尼明明把西門和麥唐納的沉默當作默許而前進了。不列顛可給德國嚇昏了麼？還是他們以爲意大利會給德國從奧地利侵入的威脅嚇住不動呢？也許都是。然而他們却不能認識那把意大利推向戰爭的暗中力量。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國和德國締結海軍協定，一時又驚動了世界。這樣修補好了她對德國的藩籬，同時更探知德國的戰爭準備尚未成熟，故如一旦意

國發動了另一戰爭時，不列顛便能集中力量注意阿比西尼亞。這樣她便穩固多了。

但去年六月廿四日艾登在羅馬與墨索里尼會商英德海軍協定後所發表的公報，結果只是表示英國同意於意大利的侵略。爲消釋威脅的印象，艾登提議犧牲阿國而以若干土地的經濟的讓與給意大利，同時又將紅海的齊拉港和一條經過英屬索謀里蘭的狹長走廊給阿國，藉以加深阿國對不列顛的倚賴。墨索里尼却乾脆地拒絕了。他不要禮物，當然更不要些微的東西。「我不是沙漠的收藏家！」就是他的憤語。現在不列顛政府纔明白墨索里尼所存心的事業」。意大利也許輕視了不列顛的力量，而認爲她永遠在躊躇之中，因爲躊躇原是戰後不列顛外交的特徵。這可是羅馬嚴重的錯誤了。

因華爾華邊境事件發生和塞拉西向日內瓦告訴之故，阿比西尼亞問題完全入於國聯的懷抱中，而倫敦則堅決地加以維護。這就是鮑爾溫政府獲得國內擁護

的原因，在其國內大量的和平投票上正顯示着不列顛人民對於集體安全的熱望是如何的深切而純粹。她因此也獲得國際的贊助，因為各國都惟恐侵略的成功會把歐洲曳入第二次大戰去。假使背着國聯在巴黎或別的地方締訂了協定，日內瓦也許就會軟下來，而英國的海上示威當然也不見得有什麼花樣。不列顛駐地中海的艦隊，從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的二十三萬噸起，現在已很快的增加到五十萬噸了。自從一九一八年以來，不列顛還不會採取過這樣堅決的行動。這是隨着國聯九十月間決定的軍火封鎖財政封鎖和經濟制裁的自然結果。

國聯和非國聯會員國參與制裁的迅速和一致，正反映着意大利道德上的孤立和物質上的貧弱以及英國一往不返的決心。一個有力的侵略者對付一個渺小的國家，也許比對付日內瓦容易得多。正因如此，制裁實是一種含有許多道德成分的好方法。這種方法，雖然遲緩，卻是嚴峻而普遍，不致引起實際的報復。牠固然不能立即阻止戰爭，但卻能限制那加速危機的日常軍用消耗。不久以前，在日內

瓦、巴黎、和倫敦，我會聽到有許多人討論着如果墨索里尼或法西斯蒂在意大利的地位一旦危殆，制裁是否繼續下去的問題。制裁自然儘能立即撤回。但最大問題就是：英國究竟打算幹到怎樣？人們每天可以聽到犧牲阿比西尼亞的「卑鄙計劃」的謠言。一會兒英國大使在羅馬見黑衣首相，一會兒賴伐爾召集討論阿比西尼亞問題的談話，一切盛傳的計劃都是想給意大利一些滿足。英前外相霍爾不是說「我們對於意大利擴展的需要並非沒有同情」嗎？他也贊成重行分配世界原料的。

英國的政策爲甚麼游移不定呢？理由是很多的。但都可以歸納於一個範圍中。不列顛的有力界不要墨索里尼坍台；他們是在替歐洲資本主義的前途着想。英國也許還需要意大利的幫助以抗法德。一個被制裁或戰敗以後的意大利也許會馴良地放棄對不列顛帝國的陰謀和侵奪非洲的野心。因此給意大利些微的土地，對於大不列顛毫無危險，而且還可借此消釋英意的仇視。然而，假使意國竟不受